

●灯下谭红

红楼双题:情与家

赵建忠

《红楼梦》的“主题”众说纷纭,典型的即“爱情悲剧说”和“家族兴衰说”,后一种又衍化出“政治小说”或“历史小说”的观点。甚至书名都成了两种说法的依据,一派研究者认为,曹雪芹写的是“千红一哭,万艳同悲”的女性命运,《红楼梦》的书名即“爱情悲剧说”的注脚;另一派研究者则认为,《石头记》的书名,记载的正是贾府由盛到衰,脂砚斋作为过来人,深知作者的创作底蕴。

《红楼梦》开篇就讲了“眼泪还债”的神话故事,以后随着情节的推进,宝黛关系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:萌芽期,此时两人之间还只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亲密玩伴,属于兄妹关系;潜伏期,两人由少年向青年过渡,此时林黛玉对贾宝玉,已不是单纯的妹妹对哥哥的情感;爆发期,此时宝黛的爱情,虽未公开,但贾府上下都认为他俩是一对儿,深陷爱情中的女孩比较敏感,所以黛玉对宝玉不大放心,以至于争吵不断;平稳期,此时两人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意,再没因“金玉良缘”心病闹矛盾。这是就前八十回原作而论,而后四十回属于续书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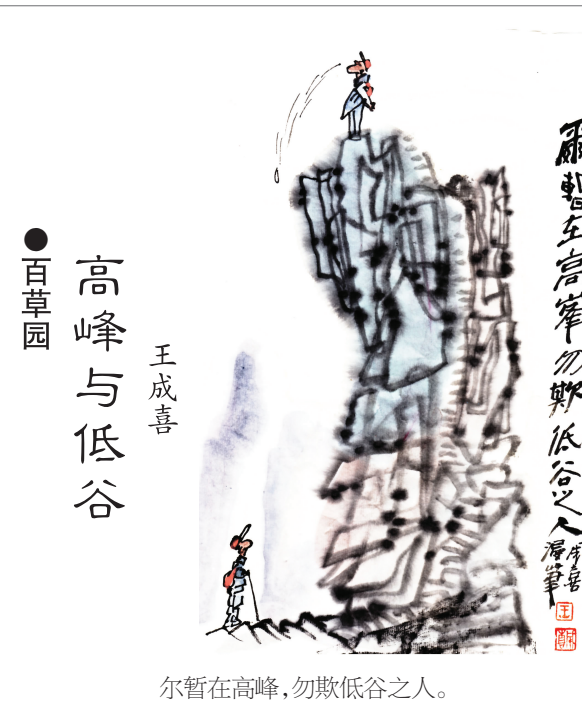
描写的宝黛“爱情悲剧”,虽很感人,但已违背了曹雪芹的创作原旨。

《红楼梦》开篇第一回,石头自述“这一段悲欢离合、炎凉世态的陈迹故事”。曹雪芹借书中人物林红玉之口道出“千里搭棚,没有个不散的筵席”,堪称全书“家亡人散”结局的点睛之笔。随着情节推进,《红楼梦》读到后半部,小说氛围愈发凄凉冷落。如第七十九回,贾宝玉“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,见其轩窗寂寞”,在脂砚斋的批语中也提及八十回后,《红楼梦》原稿中的潇湘馆“落叶萧萧,寒烟漠漠”。

曹雪芹的创作构思,应是爱情悲剧与家族兴衰的双重变奏。早期的《石头记》抄本有首回前诗:“浮生着甚苦奔忙,盛席华筵终散场。悲喜千般同幻渺,古今一梦尽荒唐。漫言红袖啼痕重,更有情痴抱恨长。字字看来皆是血,十年辛苦不寻常。”诗中的“红袖啼痕”,对应“爱情悲剧说”;而“情痴抱恨”,恰对应“家族兴衰说”或其衍化的观点“政治小说”或“历史小说”。

王梦阮、沈瓶庵的《红楼梦索隐》认为:“大抵此书(指

《红楼梦》),改作在乾嘉之盛时;所纪篇章,多顺、康之逸事。特以二三女子,亲见亲闻;两代盛衰,可歌可泣。江山敝屣,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谈;闺阁风尘,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。”不能说他们的看法全无道理,索隐派著作想挖掘《红楼梦》的微言大义无可厚非。失误在于将《红楼梦》中的人和事与历史人物、事件坐实,陷入了“文史



●百草园

高峰与低谷

王成喜

尔暂在高峰,勿欺低谷之人。

浆水面里的乡愁

西道明月

菜、包菜,注入温润面汤,撒上盐粒,盛在陶缸里,置于二十多摄氏度的暖处。静待三五日,乃至十来天,时光与微生物悄然酝酿出酸香。其间需小心呵护,防止变质,更要边吃边添新面汤,如同延续着一种古老的生命循环。

面条也马虎不得,高筋面粉加盐和好,醒透,擀得薄如纸,切得细如丝。沸水煮熟,过一道凉水,筋道爽滑便留住了。装碗时,酸浆水需兑入清汤调味,撒上切碎的酸浆菜,再点睛般地淋上一勺油泼辣子。黄豆芽、豆腐丁等配菜随意点缀其间。这

碗面,酸、辣、香、凉四味交织,夏日里端上桌,暑气顿消,胃口大开。佐以生蒜、锅盔同食,那味道,真是“僚咋了(好极了)”!

我看着视频中的热闹场面,舌尖仿佛已漾起那熟悉的酸香。下次回老家定要吃几碗四味交织的浆水面。这碗面里,盛着故土的滋味、亲情的温暖,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乡愁——或许,这便是最熨帖人心的生活真味。

现,如星河一般迷人。

固城湖水产资源十分丰富,青虾、银鱼最具特色。湖岸边的蟹文化博物馆里,青铜蟹形尊与当代全息投影技术相遇,述说着从《周礼》“共祭祀之蟹胥”到如今的千年蟹事。据当地历史学家介绍,湖底沉睡的螺蛳壳已经积淀很厚,它是古人食弃后形成的贝丘遗址,记录了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的变迁。

固城湖泱泱泽国、巧夺天工,它融人文历史与自然景观为一体,以“一湖藏春秋,万象生涟漪”的气韵,将历史沧桑化作生态美景,已然成为解读江南水乡文明的厚重卷帙。

星期文库

游湖记之五

“白娘子”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,其故事与杭州西湖畔的著名景点雷峰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明代人冯梦龙在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中写到,法海用钵盂封住白娘子和小青的真身,许仙化缘在西湖南岸砌成七层宝塔,将钵盂压在塔底,直到西湖水干、雷峰塔倒,她们才能重见天日。

现实里当然没有白娘子和法海,雷峰塔是在公元977年的五代十国时期,由吴越国末代国王钱俶主持修建的。刚建成的雷峰塔是一座砖身木檐的七层高塔,塔外环绕楼廊,重檐下风铃叮当作响,既有王室的雄伟威严,又有江南的精致秀美。在雷峰塔遗址发掘出的残碑显示,雷峰塔为供奉“佛螺髻发”而建,同时也含有纪念钱俶去世的正妻孙氏之意,所以本名“皇妃塔”。但在雷峰塔建成后不久,吴越国被大宋吞并,“皇”字显得僭越。相关记载里为了避讳,便改成了“黄妃塔”,导致后人误以为钱俶的正妻姓黄。由于这座塔位于夕照山中峰,山上原有姓雷的人家居住,别名“雷峰”,后来塔名便逐渐传为雷峰塔。

那么,雷峰塔又是怎么和白娘子的故事联系起来的?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改编自话本《西湖三塔记》,但在这部话本中,镇压白蛇精及其同伙的并不是雷峰塔,而是北宋元祐年间苏轼主持修建的西湖三塔。明代,三塔一度遭到毁坏,改写故事的作者便将视角转移到雷峰塔上。它不但和佛教颇有渊源,西湖附近的民间传说还称雷峰塔中有巨蛇出没,正符合与蛇妖有关的想象。所以,二者就逐渐“深度绑定”了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,雷峰塔遭遇过许多次危机。北宋方腊起义时,雷峰塔的木构檐廊部分被焚毁。南宋定都杭州后,雷峰塔得以重建。明代,东南沿海屡次遭到倭寇骚扰,1555年,雷峰塔被进犯杭州的倭寇纵火焚烧,仅剩赭红色的砖砌塔身。自此历经近400年,再也没有重修过。在粉红柳绿的西湖边,残破荒凉的雷峰塔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僧,孤独地旁观世事。

到了清代末年,朝廷统治腐朽,社会动荡不安,“雷峰塔砖能逢凶化吉”“雷峰塔砖里有金子”的谣言甚嚣尘上。许多人专门去雷峰塔偷挖砖块以求“辟邪”,让原本就不太坚实的塔基逐渐岌岌可危,底座甚至成了上大下小的倒圆锥形。最后,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,不堪重负的雷峰塔倒塌了,鲁迅为此写下著名杂文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。

2002年,新雷峰塔重新矗立在原址上,让杭州的天际线风景更为亮丽,也成为白娘子传说的热门“打卡地”。新塔虽然仍是宋朝重建后五层八面的楼阁形式,却有着坚固的“钢筋铁骨”。柱子、瓦片、斗拱等配件都是铜制的,既保留了砖瓦材质的色调,又能抵御外力损坏的风险。游客登塔远眺,正可饱览西湖风光,重温古老的传奇。

湖面的浮萍、水下摇曳的水草,为湖景增加了不少风致,小鱼也因此有了更多嬉戏的空间。然而,若任其疯长,那种密集拥挤的景象不仅让人心里发堵,还会破坏生态平衡。因此园林工人过一段时间就会清理一下,清理之后,湖面真如我们常用的那个比喻——明镜似的,让人心里也清爽起来。天光云影倒映在明镜里,对于湖边的垂钓者来说,鱼倒是不一定能钓到,但钓一角天空、几片云彩,存于心中,其滋味或许不亚于鲜鱼。

我曾看过一部电影,女主角常处在一种敏感纷乱的情绪中,且不能自控,恰如“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”。这个形象美则美矣,但主人

公自己深感痛苦,并在事业与感情上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命运真如水中飘萍、风中转蓬般无所依归。如果有人能常替她清理这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纷乱愁绪,让她获得开阔平静的心境,她必定会心怀感激吧。

气质之优劣,命运之否泰,每个人有不同的体验和评判,不可一概而论。然而,追求宁静与清静之境,大抵是人之常情。“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”,是有大智慧的人方能拥有的至高境界。平凡如你我,不妨效仿园林工人,及时清理心中疯长的乱草,使心灵如明镜般澄澈,既能照见万物,亦可照亮自我。这固然不易,但“时时勤拂拭”的坚持,终究胜过放任自流、坐以待毙般的沉沦。

传奇雷峰塔

瑶华

固城湖泽国天工

胡建新

公元前541年,吴王余祭在今南京市高淳区城东15公里处筑城,并以此为基础设立濠渚邑。因城高坚固而取名固城,距城不远的湖泊便称固城湖。固城湖前身为古海滨的一个潟湖,经江河泥沙的长年冲刷和历代农人的连续围垦,渐成如今模样。历史上曾有“吴头楚尾第一湖”之说。

固城湖拥有许多文化遗产。胥河古闸,是春秋时期伍子胥所凿胥河连通固城湖的咽喉,承担着水位调节、防洪排涝、航运控制三重使命。它采用重力式闸墙结

构,以糯米灰浆黏合青石,闸底铺设火山岩。这种工艺使大部分闸体历经千年仍保持原始结构,被水利领域及学术界视为“活态水利遗产”典型代表,至今仍在发挥调节水利的作用。固城遗址,夯土城墙绵延三里,为当年吴国所建军事要塞,遗址中出土的陶片和青铜兵器等文物,记录着春秋时期吴楚争霸的悠悠往事。保圣寺佛塔,建于宋代,外形为四方楼阁式砖塔,通体由模印“保圣寺”铭文的青砖砌成,塔下碑廊里有宋元明清历代诗文石刻,尤以南宋文学家杨万里的咏蟹诗句最显鲜活烟火气。

当然,固城湖还有许多糅合古今元素的自然景观。

水下森林有苦草、微齿眼子菜等多种沉水植物,芦苇、香蒲等挺水植物覆盖湖区67%水域,构筑起固城湖的生态安全网。连片菱田系江南颇为典型的野生菱角群落,初夏菱叶浮碧、白花缀玉,秋季菱叶泛红、舟歌相闻,采菱女泛舟于碧波与菱藤之间,绘出一幅流动的《采菱古卷》。万鸟驿站栖息和翔集着众多候鸟,现已观测到的鸟类有东方白鹤、小天鹅、黑脸琵鹭、震旦鸦雀等90多种。游子山为道教圣地,晴日山影入湖,与水波共绘“游子青峦”奇景,山间竹涛松浪与湖畔古塔遥相呼应,形成“山湖禅意”的独特意境。湿地公园中芦荡茫茫、芳草萋萋,木栈道穿梭于芦苇丛中,秋日芦花飘然似雪,春季苕菜一片金黄,夜晚萤火虫若隐若